

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生成逻辑

张 尧, 任紫瑞

新疆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25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5日

摘 要

《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之作,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核心枢纽地位。本文以该著作为中心文本, 系统考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从思想史前提的孕育、经由中间环节的理论准备、直至最终系统建构的完整生成过程。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从黑格尔思辨辩证法出发, 经过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中介, 最终在物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实现历史观根本变革这一思想历程的深入剖析, 揭示历史唯物主义并非某种先验的理论构造, 而是在批判继承德国古典哲学遗产、回应资本主义时代现实问题的过程中逐步生成的具有严密逻辑的社会历史分析框架。在当代数字资本主义与消费社会交织的语境下, 重温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成逻辑, 对于透视当代资本逻辑的新形态、反思技术理性对人的生存境遇的遮蔽、探索现代性困境的超越路径具有不可替代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

德意志意识形态, 历史唯物主义, 唯物史观, 实践, 现实的个人, 物质生产

The Generative Logic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Marxist Philosoph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erman Ideology*

Yao Zhang, Zirui Ren

School of Politics and Law,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July 3, 2026; accepted: July 25, 2026; published: August 5, 2026

Abstract

As the foundational work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German Ideology* occupies an irreplaceable

core position i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Marxist philosophy. Centering on this tex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complete generative process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from the breeding of its id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premises, through the theoretical preparation of intermediate links, to its final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By deeply analyzing the intellectual journey of Marx and Engels—starting from Hegel’s speculative dialectics, passing through the mediation of Feuerbach’s humanistic materialism, and ultimately achieving a fundamental revolution in the conception of history on the basis of material production practice—this paper reveals tha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s not an a priori theoretical construct, but a rigorous socio-historical analytical framework gradually generated in the process of critically inheriting the heritage of German classical philosophy and responding to the realistic problems of the capitalist era. In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where digital capitalism and consumer society are intertwined, revisiting the generative logic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ossesses irreplaceable epochal value for gaining insight into the new forms of contemporary capital logic, reflecting on the obscuration of human existence by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and exploring paths to transcend the dilemma of modernity.

Keywords

The German Ideolog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Practice, Real Individuals, Material Produc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宏大理论体系中，历史唯物主义无疑是最具原创性和范式转换意义的思想成果。正如恩格斯晚年所评价的那样，马克思一生中有两大发现，而唯物史观正是其中之一。然而，历史唯物主义并非在某个瞬间以完成形态呈现于思想史舞台之上，而是经历了一个从萌芽、发展到最终确立的复杂生成过程。在这一过程中，1845 至 1846 年间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合作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占据着至关重要的枢纽地位。这部著作被学界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正式形成的标志性文本，正如恩格斯在 1885 年所回忆的那样：“当我们 1845 春天在布鲁塞尔再次会见时，马克思已经……大致完成了发挥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于是我们就着手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制定这些新观点了。”^[1]这一回忆清晰地表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系统阐述其新世界观的首次尝试。

如何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生成”，学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解读路径。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提出的“认识论断裂”说曾对此产生深远影响，他认为在 1845 年之后，马克思彻底抛弃了早期的意识形态和人本学概念，转向了客观的历史理论^[2]。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²)相关卷次的出版，学界对该文本的形成过程与手稿修改痕迹有了更为精确的文献学把握。这提醒我们，更为合理的研究路径应当是，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生成理解为一个在批判与继承的辩证运动中逐步展开的历史过程。本文旨在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中心文本，从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史前提、马克思早期著作的理论准备，以及该著作本身的系统建构等多个维度，全面揭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生成过程及其当代价值。

2. 思想史前提：德国古典哲学的遗产与局限

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生成有其深刻的思想史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并非在真空中进行理论创造，而是

在德国古典哲学所提供的思想资源和理论框架内展开其哲学变革的。要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成, 首先必须考察马克思恩格斯与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哲学之间的复杂关系。

黑格尔哲学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影响是深远而持久的。黑格尔哲学的伟大之处在于, 它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 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3]。在《精神现象学》中, 黑格尔实际上触及了劳动在人的自我形成中的关键作用。正如马克思后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指出的那样, 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质, 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4]。然而, 黑格尔对劳动的理解终究是抽象的、思辨的。在他那里, 劳动归根到底是精神的自我外化活动, 真正的主体是思辨实体而非现实的人。历史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被理解为观念自我展开的过程, 现实的人及其物质活动不过是观念实现自身的工具。这种观念论的历史观虽然包含着辩证法的合理内核, 但其根本出发点是颠倒的。

青年黑格尔派在继承黑格尔哲学遗产的同时, 将其思辨哲学推向了极端。布鲁诺·鲍威尔将思辨主体抬升为历史的唯一动力, 把人民群众贬低为精神的对立面。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对鲍威尔的观念论英雄史观进行了深刻批判, 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 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不是抽象的思辨概念, 而是现实的社会物质利益[5]。这一批判标志着马克思开始从观念史观向唯物主义历史观转变, 但此时他尚缺乏系统的替代性理论框架。

费尔巴哈哲学的出现在德国思想界引起了一场深刻变革。费尔巴哈以感性的人和自然界为出发点, 颠覆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体系。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 费尔巴哈揭示了神学观念的本质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投射, 从而把哲学的关注点从天国拉回到人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高度评价了费尔巴哈的历史功绩, 认为他“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有很大的优点: 他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6]。

然而,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他虽然把人当作感性对象来考察, 但只是从直观的、自然的角度来理解人, 而没有把人理解为从事感性活动的、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之中的现实的人。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指出的: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 对对象、现实、感性, 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 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 当作实践去理解, 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7]在历史观上, 费尔巴哈虽然批判了神学观念的虚幻性, 却试图用“爱的信仰”来替代之。因此,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 “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 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 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 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 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6]马克思恩格斯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辩证法的合理内核, 从费尔巴哈那里继承了唯物主义的出发点, 但同时超越了二者的局限, 将实践引入哲学的核心, 从而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成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思想史前提。

3. 理论准备: 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如果说德国古典哲学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成提供了宏观的思想史背景, 那么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的一系列著作则构成了直接的理论准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构成了三个依次递进的关键节点。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在这部手稿中, 马克思通过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提出了著名的“异化劳动”理论。这一理论的重大意义在于, 马克思已经开始从物质生产领域来把握人类社会的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言: “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 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4]这一论断已经蕴含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然而, 该手稿的理论框架仍然带有明显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痕迹。异化劳动理论以某种先验的人的“类本质”概念

为前提。正如孙伯鍤先生所指出的, 此时的马克思“在方法论上还受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影响, 还没有完全摆脱从抽象的人的本质出发来说明历史的思维路径”[8]。这就意味着, 此时的马克思尚未找到客观地解释历史发展的方法论基础, 异化劳动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于价值批判而非历史分析。

《神圣家族》是马克思恩格斯首次合作完成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 他们集中批判了鲍威尔及其同伙的思辨哲学。针对这种观念史观,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一个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重要论断: “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 不是‘历史’, 而正是人, 现实的、活生生的人。”[5]这一论断标志着他们已经开始把现实的人的活动作为理解历史的出发点。在《神圣家族》中, 他们已经认识到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触及了物质生产对于社会生活的基础性意义, 但还未能系统地阐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9]。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历史唯物主义生成过程中占据着独特的纲领性地位。这份写于 1845 年春天的简短笔记被恩格斯誉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10]。提纲的核心贡献在于确立了以实践为核心的实践观。马克思提出的解决方案是, 把对象世界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的产物, 从而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统一。提纲第六条提出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断: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这一论断彻底否定了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抽象类本质的理解, 将人的本质置于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关系之中。这就为历史唯物主义确立了全新的理论出发点。提纲的最后一条更是宣告了新哲学的根本使命: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这一论断不仅体现了新唯物主义的实践本质, 而且为历史唯物主义赋予了强烈的现实批判与社会改造指向。

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线索: 从以人本主义异化理论为框架的价值批判, 逐步发展到以实践观为基础的唯物主义理解。然而,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尚未被完整地建构起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 正是《德意志意识形态》。

4. 系统建构: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核心论述

《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生成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正是在这部著作中, 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使历史唯物主义从一个天才的萌芽生长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的理论体系。这一系统建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相互关联的理论层面。

其一, 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前提——“现实的个人”。马克思恩格斯在“费尔巴哈”章的开篇即明确提出了他们考察历史的出发点: “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 不是教条, 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加以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 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6]这一论述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与德国思辨哲学家从抽象观念出发不同, 也与费尔巴哈从孤立的、感性直观的个人出发不同, 马克思恩格斯把“现实的个人”——即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处于一定社会关系和历史条件之中的个人——作为历史考察的逻辑起点。这里所说的“现实的个人”不是某种抽象的人性概念的化身, 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6]个人。正如聂锦芳所指出的, 这一概念实现了哲学出发点的根本转换, “使得对人的理解从抽象走向具体, 从思辨走向现实”[11]。

其二, 揭示了物质生产在社会历史中的基础地位。在确立了“现实的个人”这一前提之后, 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分析了其最基本的活动形式。他们指出: “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 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 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

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6]这一看似朴素的论述蕴含着深刻的理论革命。他们从人类生存的最基本事实出发,揭示了物质生产活动对于整个人类历史的基础性意义。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分析了生产活动所包含的内在结构,即“原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因素”: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新的需要的产生、人的自身繁殖(家庭关系),以及社会关系的生产[6]。这四个因素构成了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维度。

其三,系统阐发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并为透视当代意识形态提供了方法论原型。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最为经典的命题之一:“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6]这一命题从根本方向上颠覆了观念论历史观对意识与存在关系的颠倒。他们指出,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6]他们进一步运用“照相机暗箱”的比喻分析了意识形态的虚幻性。这种意识形态批判不是从道德层面指责思想的虚假性,而是从物质生产的现实矛盾中揭示意识形态产生的根源。正如张一兵所指出的,这种批判深入到社会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中去揭示观念扭曲的现实根源[12]。这一“照相机暗箱”的隐喻在当代数字媒介语境下展现出了惊人的解释力。在当代,数字媒介和算法推荐构成了新的“意识形态暗箱”。平台资本通过算法过滤与信息茧房,将用户的数字劳动和注意力转化为数据商品,却以“个性化推荐”和“客观中立”的技术理性面貌呈现。这种“算法意识形态”比19世纪的观念幻象更为隐蔽,它不再仅仅扭曲人们对现实的认知,而是直接通过代码和交互设计重塑人们的感知结构与欲望机制。

其四,深入论述了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在于,通过分析分工的发展来揭示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运动。他们指出,分工的发展水平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6]。随着分工的发展,所有制形式也相应地发生变化,从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一直到资本主义私有制。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原有的交往形式就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从而必然引发社会变革。马克思恩格斯由此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6]这一原理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内容[13]。

其五,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阐明了超越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构想的历史必然性。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将未来社会理解为“人的本质的复归”的人本主义论述不同,《德意志意识形态》把这一构想置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之上来加以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6]这种超越资本主义的运动不是某种先验的道德理想,而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矛盾中必然产生出来的历史运动。同时,他们提出了“世界历史性的个人”这一重要概念,指出随着世界交往的普遍建立,地域性的个人将被世界历史性的个人所代替,这为人类解放提供了主体条件。

5. 理论意义与当代价值:历史唯物主义的时代回响

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视角来审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生成过程,我们可以获得若干具有深远意义的理论启示。首先,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成过程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方法论实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是一个在深入批判旧哲学的同时不断发现新问题、建构新理论的辩证过程。正如俞吾金所指出的,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不是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之外另起炉灶,而是在他们的理论基础上实现了根本性的范式转换”[14]。其次,历史唯物主义生成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的内在关联为我们提供了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关键线索。他们之所以能够从观念史观走向唯物史观,不仅是因为在书斋中进行了缜密的哲学思辨,更是因为密切关注并积极参与了当时欧洲的工人阶级斗争。历史唯物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是纯粹的学院哲学,而是以改变世界为根本使命的实践哲学。

从当代视角来看, 重新审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成过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在当代数字资本主义与消费社会交织的语境下, 资本对社会的支配不仅没有消亡, 反而以更加隐蔽的形态渗透进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方面, 随着消费社会的崛起, 商品的使用价值逐渐让位于符号价值。正如法国学者鲍德里亚所揭示的, 当代资本主义的拜物教已经从对“物”的崇拜演变为对“符号”的崇拜。这种“符号拜物教”将人与人的关系进一步抽象化为符号的差异与等级, 使得资本的控制从生产领域延伸至人的欲望深处[15]。另一方面,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 数据与算法成为了新的“一般等价物”。平台资本通过收集用户的数字痕迹, 将人的社会交往、情感表达转化为可以交易的数据商品。张超群等学者指出, 在资本逻辑驱动下, 数据拜物教的生成逻辑遵循“数据圈地运动-平台算法处理-数据商品价值实现”的链条, 其本质依然是用户社会关系的物化与数字劳动的异化[16]。这种“算法拜物教”使得物对人的支配披上了科技理性与客观中立的外衣。

面对这些当代新形态, 历史唯物主义依然是我们透视时代迷雾的“显微镜”与“解剖刀”。它提醒我们, 无论资本逻辑的外衣如何变幻, 其掩盖社会关系、追求无限增殖的本质并未改变; 无论技术如何进步, 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与资本主导的生产关系未被根本扬弃, 人就无法真正摆脱被物化、被异化的命运。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 坚持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 对于我们深刻批判与反思资本逻辑、探寻技术时代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路、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 具有不可磨灭的理论光辉与实践指引价值。

6. 结语

综上所述, 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视角来考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生成过程,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历史唯物主义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思辨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双重批判与超越中, 经过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理论准备阶段, 最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完成了系统建构的社会历史分析范式。这一生成过程体现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批判与建构相交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根本特征。历史唯物主义不是某种超历史的永恒真理, 而是产生于特定历史条件、回应了特定时代问题的深刻理论。它从现实的个人与物质生产的内在矛盾出发, 揭示了社会关系物化的客观机制, 并通过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演进展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它的真理性和生命力将在人类追求解放的历史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和彰显。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218.
- [2] 阿尔都塞. 保卫马克思[M]. 顾良,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32-35.
- [3] 恩格斯. 反杜林论[M]//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364.
- [4] 马克思. 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96, 205.
- [5] 马克思, 恩格斯. 神圣家族[M]//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86, 295.
- [6] 马克思, 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M]//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46-196.
- [7] 马克思.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M]//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33-136.
- [8] 孙伯鍨. 探索者道路的探索: 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287.
- [9] 马克思, 恩格斯. 神圣家族[M]//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7: 22.
- [10] 恩格斯.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M]//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 北京: 人

民出版社, 2012: 218.

- [11] 聂锦芳. 批判与建构:《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学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56.
- [12] 张一兵. 回到马克思: 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 367-375.
- [13] 赵家祥. 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形成的标志性著作——纪念《德意志意识形态》诞生 170 周年[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 33(1): 54-65.
- [14] 俞吾金. 实践诠释学[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1: 78.
- [15]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2.
- [16] 张超群, 张春霞. 基于数字平台的数字拜物教生成机理探赜[J].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39(1): 31-38.